【娜俊】东院的常青藤

竹马竹马 局外人的第一人称 6k+

1

东院王太太家爬着满墙的常青藤，四季不衰，经年不变，就像我喜欢你这颗种子，也在我心里生长了好多好多年。

2

我和黄仁俊面面相觑了足足有十秒钟。我用眼神询问他发生了什么 ，回答我的只有他复杂的神情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定和新来的那个总监有关，因为除了他，我们程序化的生活好像一点波澜都没有。

我在下一秒收到了黄仁俊的消息：刚来的那个是罗渽民。

我惊讶到被刚灌入口中的茶水呛得直咳嗽。瞪着眼睛回复了黄仁俊三行问号。

-真的。

-我这什么狗屎运啊。

我发去了一个摇头的动画表情，表示不知道。

这样奇妙的氛围在我和黄仁俊之间充斥了整个上午，安静却又诡异。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终于有机会跑到他座位上，观察他现在的表情。

这是偶像剧吗？你这什么运气啊。黄仁俊听到我的话，没有灵魂地点了点头以示回应。显然他消化了一上午，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。看他兴趣缺缺的样子，我决心不再和他说这些烦人的事，省得他再心情郁闷，于是也就闭口不再提。

可黄仁俊和罗渽民的故事，真的像电影里演得那么奇妙。

3

我和黄仁俊是大学同学，同宿舍同班，有时候还同桌。毕业后好巧不巧进入了同一家公司，上学时的情谊也得以延续至今。那时经常开玩笑说：“本以为毕业后可以摆脱你了，没想到老天偏偏不开眼啊。”

黄仁俊和罗渽民的故事，我是在大排档、KTV，以及任何黄仁俊可以接触到酒的地方得知的。那时候的黄仁俊，总是没什么情绪地讲着他“很狗”的初恋，有时夹带点脏话。那是黄仁俊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那么喜欢一个人，但最后的结果，用黄仁俊的话来说就是：“妈的，他就一骗子。”

罗渽民和黄仁俊，本来是一起和着稀泥，胡闹着长大的关系。小时候的黄仁俊，住在一个很长很长的老胡同里。夏天能听着十几只金蝉奏出的交响乐，日日夜夜贯彻整个巷子。胡同西口有个卖冰棍的奶奶，每次黄仁俊拿着钱递给奶奶的时候，都会得到一个比平常的冰棍多点红豆的特殊版本。罗渽民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他年无异的夏天里，搬进了黄仁俊家隔壁。

十二岁的黄仁俊从西口跑回家吃饭的时候，正赶上自己家母亲和隔壁的新邻居说话，他被妈妈拉过去喊了一声“阿姨好”，面前的阿姨就笑着说：“你家孩子真可爱。”

黄仁俊内心反驳了一句，可爱是用来形容女孩子的。再抬眼时，眼前就多了一个陌生的小男孩，淡淡地盯着他。

黄仁俊不服输地盯了回去，结果只得到了对方回避的视线。这局我赢了，黄仁俊想。耳边是两个家长你一言我一语的交谈，说着“好巧”“一起上学”“交朋友”什么的，黄仁俊没甚听进去。

他只是傻傻地想，隔壁这家伙，长得还挺好看的。

回过神时，妈妈问他：“那你以后和渽民一起上学吧？”

黄仁俊看了看对面那人似有若无的表情，心里想，这人没表情的，我才不要和他一起走。

他刚想拒绝，却又听妈妈说：“渽民已经答应了哦。”

黄仁俊觉得这人好奇怪，却还是说了“好”。

之后一起上学的日子里，黄仁俊发现，罗渽民比他想象的有趣多了。虽然话说得不太多， 但句句说中要点，常逗得黄仁俊直不起腰来。

再后来更熟一点时，黄仁俊就带着罗渽民调皮捣蛋了。时常是他比罗渽民狼狈得多。但总归是两个土里滚过似的孩子出现在妈妈们面前，黄仁俊为此挨了妈妈不少骂，但也乐此不疲。

罗渽民成绩比黄仁俊好，高中时上了市里最好的中学，黄仁俊只考上了一个普通的市重点。每天两人上学的路线也就此变得不同，黄仁俊还从离得近的西口出胡同，而罗渽民却要向又深又长的东边去了。

两个人放学后的活动变成了罗渽民给黄仁俊补习。罗渽民提议时，黄妈妈当然欣然同意，黄仁俊则是怀着小心思点了头。

不知道那种莫名的情愫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萌芽。或许是清晨推开门看到罗渽民的脸时，或许是午后在胡同里一起散步时，又或许是寂静的夜里两家人聚在饭桌上时。总之黄仁俊对自己喜欢罗渽民这件事，一知半解却又羞于开口，于是只能让它悄悄地自我生长，最终慢慢发酵成少年青涩的爱意。

黄仁俊后来边骂街边说，谁成想这辈子坚持了最久的事，是喜欢罗渽民。大概从热气熏得人眼前模糊的那个夏天开始，黄仁俊就和罗渽民建立了什么难以断开的联系，以至于分开过了十年，老天还是不愿把那根线割断。

少年之间小心翼翼的试探从未停止过，但表露心意却到了高三的那个冬天。黄仁俊说他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冬天，没有雪，没有花，却在灰白背景上添了浓郁的一抹绿。

黄仁俊不喜欢冬天，冬天的院里光秃秃的，什么也没有。顶多是有几片枯叶，成了寒风中的漏网之鱼，晃晃悠悠地从树上飘落下来，没多久就又会被风吹得破碎，一切就又恢复原样，什么都没有。

跨年那天，新城区的商业街上人来人往，望不到尽头。而老城区的这条胡同里，就显得冷清了许多。

12月31号是年轻人们的日子，街坊的太太伯伯们，自然是不凑这个热闹的。胡同里住的小孩，就黄仁俊和罗渽民两个。被准许到外面玩一会儿，黄仁俊就拉上罗渽民去了西口的面馆，一边吃宵夜一边聊天。

吃完饭后，两个人就在外街上遛弯儿消食，顺便等候新一年的到来。

黄仁俊瞅了瞅街边的景致，撇撇嘴说：“冬天哪儿都好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秃得不行。”

罗渽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黄仁俊就又说起前几天妈妈唠叨的琐事。什么西街口刘家的小姑娘被渣男欺骗整天哭啊，对门的李阿姨和她老公又吵架，闹得大晚上也睡不着觉啊，诸如此类。

“哎，罗渽民。” 黄仁俊停下叽叽喳喳的嘴，突然唤了一声罗渽民，“你可不能跟我说谎啊，我这么好骗，哪天你骗了我就跑怎么办。”

“不会。”罗渽民说话时吐出一串好长的哈气，“骗谁都不骗你。”

黄仁俊嗯嗯答了两句，没再说话。

手机突然传来消息提示音。黄仁俊掏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是同学发来的新年祝贺。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分钟，黄仁俊清了一声嗓子对罗渽民说：“新年快乐，高考顺利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罗渽民冲他笑笑，“其实……冬天，也不完全光秃秃的，咱们这儿。”

“嗯？”黄仁俊愣了愣，才反应过来，罗渽民在说他上一个话题，“啊……咱们这儿，不是没什么植被嘛。”

罗渽民突然在原地停住。黄仁俊比他多走两步，见他停下，也只好停下来回头看他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罗渽民的眼神里有着什么，但黄仁俊也说不清。没来由的沉默让黄仁俊莫名感到紧张，他看着路灯下的罗渽民一动不动，突然发觉，光秃秃的冬天里还有一个话不太多的罗渽民。

“东院王太太家爬着满墙的常青藤，四季不衰，经年不变，就像我喜欢你这颗种子，也在我心里生长了好多好多年。”黄仁俊那时一字不差地向我复述，“这句鬼话在我日记本上记了快十年了。”

突如其来的告白让黄仁俊无从招架。他含含糊糊地敷衍了过去，没答应也没拒绝。我问他干嘛不就这么在一起，黄仁俊说罗渽民的未来比他光明，他不应该变成罗渽民的累赘。但两个人约定好，要是大学还在一所城市，罗渽民就在冬天，带着黄仁俊去看东院的常青藤。

黄仁俊没曾想，自己一语成谶，罗渽民参加完高考的第二个星期，就出了国。黄仁俊不知所措地敲开罗渽民家门的时候，只得到了罗妈妈一个惊讶的问句：“哎？我们去年十二月份就决定了，渽民没跟你说过吗？”

黄仁俊失神了两天，但很快恢复了过来，像个没事人一样，该吃吃该喝喝——我又能怎么样呢。黄仁俊想。

“我还说当时怎么答应一起去看常青藤答应得那么快，”黄仁俊笑道，“合着人家根本也没想跟我一起去。”

再后来，黄仁俊把罗渽民的不告而别当做借口，再未联系过罗渽民。

上了大学后，黄仁俊也自己去看过东院那满墙的常青藤。“我暑假的时候去的，”黄仁俊说，“长得是很好，就是不知道冬天会不会变。”

4

新来的总监的信息被同组的小姑娘扒得一丝不差。身高，年龄，学历，家世背景，甚至肩宽——这个不知道准不准确。

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——罗渽民要结婚了。

起初我自然是不信的。在我心里，他和黄仁俊的故事还没算完呢，好不容易重现江湖了。难道就这样变成过客？我没敢去问黄仁俊，可他倒自己先给我揭晓答案来了。

“真的，7月20号，”黄仁俊一边吃饭一边说，“还知道给我送张请帖。”

我看着黄仁俊，他好似一个局外人，好像罗渽民的告白和他十年的执念从来没存在过，我从他的话里听不出一点起伏。

“你就这么算了？”我问。

黄仁俊动作顿了顿。

“早就算了。”他说。

“这么长时间，有什么耗不干净的。”

我没再说话。

我知道他在逞强，就凭他发颤的声音，我也能认定，他从没有真正放下过。

可我总觉得疑惑。罗渽民经过黄仁俊时，分明会看向黄仁俊的方向。会议上黄仁俊发言时，他也总盯得很紧。起初我以为，罗渽民对黄仁俊不一般的关注是我的错觉。直到有一次，我无意中看到罗渽民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看向哪儿，循着他的眼神看过去，才发现是在和同事聊天的黄仁俊。那个眼神里，分明有着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

我和黄仁俊说：“我总觉得，罗渽民没打算放下你。”

黄仁俊不屑地撇了撇嘴，没什么感情地说：“他就一爱情骗子，看谁都那个眼神。”

“……你去吗？”我小心地问。

黄仁俊沉默了几秒，才淡淡地说：“去，为什么不去。”

5

本以为他俩的故事就要这么平静地踏入坟墓，没想到罗渽民那天约了黄仁俊出去吃饭。黄仁俊起初没答应，后来想了想，才又同意了这个看似荒唐的邀约。

我问他，你给自己找什么不痛快。黄仁俊说，给自己一个了结，才能真正痛快。

但我没想到，那晚后半夜，我会迎接一个哭得稀里哗啦的黄仁俊。

那天晚上，我像是和黄仁俊有心灵感应似的。打乱了我平时极有规律的生物钟，两点还在客厅看电视。

黄仁俊的电话就这样打过来。接通后，他劈头盖脸地先骂了一通街，然后才神经兮兮地说：“你到公司楼下那个大排档里找我吧，我不找个人说话，心里不舒服。”

我无奈地穿上衣服出了门。还好夜里发凉。足够让我保持清醒，不然我都怕坐在黄仁俊对面，听他叨叨得昏睡过去。

我到大排档的时候，黄仁俊坐着，什么也没干。大排档里除了他，还有几个围着喝酒的男人。他面前摆着一杯冰水，在夏天的夜里散发着诱人的凉气。

“怎么了，”我坐下点了一瓶啤酒，“把你都气到开始养生了？”

黄仁俊拿着冰水抿了一口，翻了个白眼说：“刚才喝了俩小时，再喝就撑死我得了。”

我笑了两声，静静等他开口。

啤酒上来得很快，我倒了一杯，浅黄色的液体顺着杯壁滑到杯底去，相互碰撞出白色的泡沫，带着点“滋滋”的响声，让我觉得活像快要被点着了的黄仁俊。

“他带着未婚妻去的。”黄仁俊的情绪出乎意料的平静，“给我介绍了一下。”

我点点头，评价道：“他是挺无情的。”

“……他未婚妻去卫生间的时候，我问了他一个问题。”黄仁俊嘲笑自己似的嗤了一声，“我真他妈的有病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“我问他，”黄仁俊端起我的啤酒喝了一口，“罗渽民，我们说好，你不对我撒谎的。那你告诉我。”

“……你有没有对我说过谎。”黄仁俊停顿了半秒说。

“他说，”

“只说过半句。十年前……说过半句。”

黄仁俊的眼泪就这么潸地掉下来了，我都怀疑，那两滴泪，是不是掉进了那杯啤酒里。

我突然反应过来，十年前的那半句话，指的到底是什么。

“我有病吧？我还眼巴巴地等着人家回来等了十年。结果人家那句喜欢我从一开始就是闹着玩儿的。”

“人家是真的想家庭美满，事业成功。”

我看着黄仁俊发红的眼眶。知道他心里难受，就没不识趣地提起他方才说“再喝该撑死了”的事儿，随他去一杯一杯往下灌。

那一刻我觉得，他和我讲过的他和罗渽民的那么多年，一下子就从梦的神坛上滚落了下来。失去了相互喜欢这层带着泡泡的滤镜，他和罗渽民的那些年，只是灰黄色的普通的老相片，记录着什么，却又什么也没留下。

我又联想到罗渽民看向黄仁俊的那个眼神。不论是结婚还是那半句谎话，总让我觉得极为不真实。好像这些伤人的剑背后，隐藏着别的东西。 可能是罗渽民看向黄仁俊的眼神真的不那么寻常，让我把他的多情，错以为了是真心。

6

黄仁俊去参加婚礼那天，气温异常的高。周日的街上，都难得地很少有人走动。

我问过他，要不要和他一起去。他摆摆手说没事，参加个婚礼，还能怎么样了不成。我在心里默默回答，我是真觉得你会怎么样，但没说出口。

下午两点多，黄仁俊才从酒店里出来，打电话给我说喝酒了，拜托我去接他。

“我就你一专职司机兼职陪聊的。”我拿着钥匙锁门，“怎么这么晚才结束。”

黄仁俊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过来，显得极为沙哑：“我妈也来了，和罗渽民他妈妈聊了会天。”

我感到莫名的一阵苦涩。

接上黄仁俊和阿姨。我们才往老人家住的那边儿走。我有好长时间没见过黄仁俊的妈妈了。上大学时偶尔去他家玩，还打过几回照面。工作后没机会再去，和老人家见面次数就变得少多了。

一路上没有人说话。我还以为阿姨怎么也得唠叨黄仁俊几句，催催他赶紧结婚什么的，正好当着我的面，让我劝劝他。结果只是沉默了一路，直到阿姨下车。

“我自己上去就得了，”阿姨说，“你俩慢点儿。”

黄仁俊应了一声，看着阿姨进了小区。才转过头来和我说话。

“走吧。”他说，“带你去我小时候住的胡同看看？”

我不解他突然带我去那儿做什么。愣了好久也没往前开一步。“纪念一下。然后我就真的再见了，行不行？”黄仁俊笑了一下。

他没说是哪儿。老城区的街道大多都改名了，我去那边儿去的不多，只能让他一边指路，我一边开。路上七拐八拐的，总让我觉得他不靠谱。直到眼前的路变得清晰，甚至有点熟悉起来。

“到了，就这儿。”黄仁俊从胡同口的一家一指，“这我们胡同东口，王太太家。”

我惊得瞪大了眼睛，跟着黄仁俊下车。

院里是满墙的常青藤。

“黄仁俊，”我不可置信地指着“王太太家”的门说，“真他妈神了，这原来我外婆家。”

黄仁俊也惊得说不出话。只能发出单音节词：“啊？”

“靠，真的。”我认真地说，“我小时候在这儿住过几年，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”

黄仁俊还瞪着眼睛看着我，似乎是还在消化我的话。

“真的，北街胡同303号，就这儿。”我又补充道。

忽的，看着满墙的常青藤，我想起了什么事情。

我的心一下子泛酸了。我看看黄仁俊，又看看常青藤，犹豫了许久，决定还是开口告诉他。

我不知道黄仁俊知道这个消息后，会有什么样的想法。可能是解脱，可能是欣慰，可能是难过。但我想，人生在世，活得明白点，比含糊着好。

“黄仁俊，”我开口时声音有些抖，“你知道吗，我上了大学之后，外婆从这里搬出去了，搬到了我舅舅家。”

黄仁俊略有些疑惑地看着我，不知道我想说些什么。

“搬出去后，这里租给了一个老头儿。”

“这个老头儿特别喜欢花鸟文玩。没事儿养养花，逗逗鸟儿，把院里弄得特别好看。”

“我外婆身体不是很好，也不喜欢这些花花草草。”

“所以，在这个老头儿来之前，我外婆家的院子里，从来就没有过常青藤。”

黄仁俊看着我。他站在背光的地方，我看不太清他的表情。

我听到他低下头轻笑了一声，不知是释然还是嘲讽。

夏天的常青藤长势正好，那天下午的阳光，让我觉得微凉，而不是毒辣。那样温和的阳光，使得老巷里的植物们蒸腾出青色的草皮味儿，混着一阵一阵的热风，丝丝钻入我的鼻腔里。

我看到黄仁俊头顶有几根头发不听话地飘了起来，在空中微微浮动着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我以为的从罗渽民眼里跑出来的，对黄仁俊的满腔固执和真心，从来都不是错觉。

-END-